

[新概念青春派作品集]

# 邂逅 相爱 离别



白雪 著

城市的一隅

我们悄然相遇

微笑

走近

相爱

然后离别

这是最好故事的最好结局

# 韩心语

南海出版公司

[新概念青春派作品集]

# 邂逅 相爱 离别

白雪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4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邂逅 相爱 离别/白雪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2

ISBN 7-5442-2677-8

I. 邂… II. 白…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6850 号

XIEHOU XIANGAI LIBIE

邂逅 相爱 离别

---

作 者 白 雪  
责任编辑 张建军 蔡贤斌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公司地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677-8  
定 价 16.8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新概念青春派作品集



城市的一隅

我们悄然相遇

微笑

走近

相爱

然后离别

这是最好故事的最好结局

城市的一隅

我们悄然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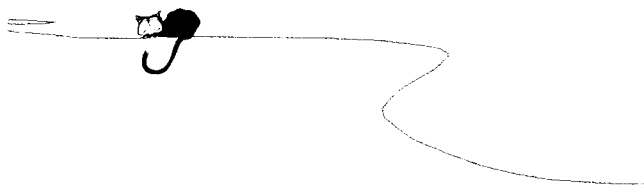
微笑

走近

相爱

然后离别

这是最好故事的最好结局



责任编辑：张建军 蔡贤斌

封面设计：懒午书装

[新概念青春派作品集]

# 邂逅 相爱 离别

白雪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 目 录

流年逝 ..... (1)

那叫慕婉阳的女子沉溺在一段绝色的往事  
中不肯回头。

连环套 ..... (26)

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不如说这是我年少  
时的一种幻想，一种疯狂的企图，它关于一场  
倾诉，没有目的，毫无来由。

璧玉 ..... (41)

我若知道我会爱他，我会从我出生的那一  
刻就对我的祖祖辈辈诅咒。

念起念灭 ..... (76)

年少时居住的那间老屋在我脑海中一日日  
的黯淡下去，就像某些曾经强烈击撞我情感的

## 目 录

邂  
逅  
相  
爱  
高  
别

记忆一般，也竟随着年月的流逝而日渐模糊。

**邂逅 相爱 离别** ..... (111)

这边是喧闹的街区，无聊的人们用嚣张的放肆的无常的赤裸裸的喧闹将无聊感化的有聊了，那边是寂寞的心灵，

**挫骨扬灰** ..... (138)

我一直觉得我的出生是个错误。有些人就是这样，从开始到结局，都是错误，始终错误。

**郁放** ..... (201)

我穿着宽大的衣服奔向我的小爱人暖脚的时候，我听见了天上的飞鸟羽翼折断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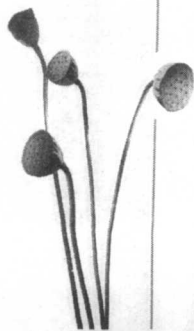
**预言** ..... (222)

十六岁那年的秋季来得太过突然，却又冗长得漫无边际。

**上海故事** ..... (254)

我最终得选择一杆真诚的笔，来记录下这些天发生的这些故事。

目 录







## 流年逝

### (一) 慕绽阳说：他是与我几生几世 纠缠不完的妖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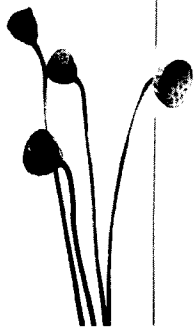
那叫慕绽阳的女子沉溺在一段绝色的往事中不肯回头。她偶尔才会从那袅袅的熏香中探出身子，用她白玉一般的手指轻点世人的浅薄，她定会说，若是那韩沉海来做此事，决不会如此不聪明。

慕绽阳只关心小镇中人们对男子的评价，末了她露一点鄙夷的笑，补充一句，若是那韩沉海怎样怎样。这习惯她已多年未改变。

于是韩沉海成了小镇中人们心底的关于神的膜拜。但在慕绽阳心底，他却不仅仅是神，他是她的血液，他是她的生命，他是她灵魂惟一的救赎，他是与她几生几

流年逝

流  
年  
逝



世纠缠不完的妖孽。在那一场与沉海的斗争过后，他成了她心底一个关于伤痛的永久符号。她再次走向人世，依旧是玲珑剔透的面庞，依旧是白玉兰一般挺直的身体，然而当她潜藏进往事的罅隙中残喘哭泣的时候，她心的裂纹又会再次裂开。她动也动不了，她说不出一句话，任泪盈眼眶她只在心底大喊，沉海，沉海，求你回来，只再看我一次，就一次，我就放你走！

十五年前那慕绽阳是梳两条油亮辮子、念新式学堂的女学生。她穿蓝布长裙，黑色方头皮鞋，一手提裙摆，一手怀抱新诗，似小鹿一般快乐地奔跑，她头上的白发卡像只白蝴蝶，随她一道翩翩起舞。慕绽阳眼如秋水，黛眉朱唇，挺直鼻梁，玲珑身段。韩沉海第一次见她就惊住，心里只得暗骂，该死的小尤物，让你美到如此，莫来害我。

韩沉海假装不屑地瞟她一眼，心却已狂跳不已，嘴上依旧说，这是几年来所写诗的一个汇总，没有出版商肯投资出版，只在朋友中传看，慕小姐可先拿走暂看，我们日后也可切磋切磋。

那日慕绽阳回家一夜未眠，终于见到韩沉海了，沉海呀！这念头已在她心底攒积了两年，自两年前读到韩



沉海的诗，她就发现自己的灵魂开始变换方向。从前那十几年的生活好似白过了一般，那韩沉海告诉她新式生活的定义，教她追求自己的幸福，教她牢牢抓住自己的心。绽阳决定脱下旗装，开始迈进新式学堂，自那一刻她就在心底大喊，沉海，沉海！

她敬他为韩先生，这韩先生比她想像的更为清瘦，依旧是旧式打扮，青衫长袍，低着头匆匆地走路，不苟言笑。他眼神深刻，像什么，慕绽阳形容不出，那时她还未见过大海，她若见过，定会形容，那双眼睛如大海一般深刻。那时绽阳只觉得他藏着太多苦难，眼睛里有，嘴角有，就连他写诗用的白纸上微微用力而化开的墨迹中都有。

韩沉海的这一日，并不因见到了绝色女子慕绽阳而改变了什么，他依然痛苦，依然看不到方向。少年时残存的那一点轻狂，也早已在无奈的世俗中磨平了棱角。什么中国的新青年，新生活，这让他追求了多少年的向往，如今依旧渺远。诗集被禁，他没有一点的生活来源，满嘴的新新，他却只能依然穿旧式的长袍长衫。妹妹沉影与那慕绽阳一般的年纪，却每日像个下等人一样抹着一脸的黑灰在地里家中四处忙碌。韩沉海觉得自己

流年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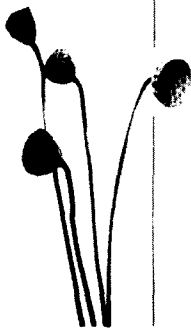
真该被嘲笑，他所谓的新生活只是让这个家变的更穷更破，他还再有什么权利来写诗，写他的幻想，写生活的美好？

那时他的生活并不缺少如慕绽阳这般美丽单纯的女学生，她们所能表现出来的景仰之情，所能给予他的精神支柱，在他看来已并不重要。他也需要生存哪！韩沉海终于决定，答应富家女却云的条件，与她成婚，他即可被调往却云父亲门下的报社任主编。她曾经是他最鄙夷的那类女子，它曾经是他最不屑的那种报纸，现在他完全妥协，并且异常坚决。

因成婚一事韩沉海终日奔走于却家，深夜他归来时沉影一如既往地告诉他，那慕小姐又来看你，我已告诉她你即将结婚，她偏要说有些事情要和你当面讲清，这又是她留的一封信。

那一日韩沉海决定第二日见她，他已不能再躲避了。他拆开信来读，读后又后悔，那小女子已经疯狂了，她写，沉海，沉海，你何时肯离婚？我嫁你，我来赚钱，你可以继续写诗。沉海，沉海，我始终等你。

第二日韩沉海在家待到黄昏，那慕绽阳都未出现，而却家已经派人来喊他好几次了。他狠了狠心，轻声说





一句，绽阳，我不会害你，你也莫要再纠缠。

他刚迈出家门，就有一女子睁大了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他心一惊，才几月有余，那慕绽阳竟已瘦成这样，双眼深陷，嘴唇黯淡，面色蜡黄。已是秋日，绽阳早换上了夹衣，蓝布长裙也变成了白色流苏裙子，她在那身衣服里显得如此可怜，身体空荡荡的，像木偶一样撑也撑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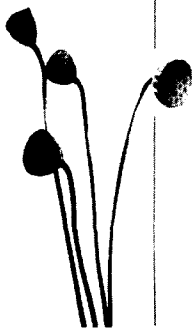
韩沉海见她这般，心早痛的不知哪里去了，先前准备好的那些叫她死心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他只是轻揉着绽阳已散开的长头发，低吟着，绽阳，求你好好的，莫再这般。

那慕绽阳并不开口说话，脸颊始终挂着两行清泪，并不抹去，任它自顾自流着。沉海见她表情愈发的奇怪，并不仅仅是绝望，似包含着女子的坚强一般，那种阴柔的坚强。

沉海一把将绽阳搂进怀中，说，让我们就此放手吧。这世界并不是你我所能改变的，那种新生活，我已忘掉，求你也能忘掉，我们定不能守着理想过一辈子的。

这话说完，绽阳就顺从的从沉海怀中抽出身子，又是深深地望他一眼，然后像株没有重量的木棉一样，轻

流年逝



晃晃地远走。

韩沉海恍惚觉得这女子不一般，他甚至有预感，他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都会和这慕绽阳有关。但是那又能怎样呢？他现在是眼睁睁的看着不足二十岁的慕绽阳在失望中消瘦，他明明可以拯救可是他没有。韩沉海又开始嘲笑自己，无论是走进新生活还是堕落进旧生活，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为难，一样的痛苦。他越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他甚至怀疑从前是怎样的一股力量，使他相信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他现在才意识到，他连自己也拯救不了，他只能顺服于命运。

妻子却云虽是富家之女，可是为人谦逊，通情达理，相貌又是百里挑一。沉海知道此生已负了绽阳，断不可再害一个却云，这女子值得爱，更值得敬。婚礼那日，众多来宾中，他恍惚瞥到一个熟悉的瘦小的身影，他不敢肯定那是不是绽阳，那女孩却朝他微笑，转身又消失，鬼魅一般。若是绽阳，定是浅色衣裙，白色发卡，用手指绕着辫子，单纯的笑，那女孩却着大红色旗装，笑意深藏，意犹未尽。

大概一年以后，韩沉海再次见到绽阳，两股长辫，浅衣素裙，白蝴蝶发卡，怀里抱着书快乐地奔跑，见到



沉海后停下，捂着嘴轻声地笑。绽阳好像什么也没变，可是沉海觉得她已和从前不再一样。

韩先生，为何不请我去你家做客？早就听说却云嫂子美貌又善良，你竟不肯带我去见识。绽阳依旧轻笑着说了这些话，沉海却觉得她表情奇怪。

哦，应该带你去，今天就请你来。沉海知道把这样年轻美貌的女子请到家中不合适，可绽阳的那番话让他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沉海这样将她介绍给妻却云，慕绽阳小姐，沉影的同学。

那绽阳却自己走上前去说，不，我是先认识沉海，才认识沉影的，我是他的读者。

这话说完，气氛已显尴尬，韩沉海在一旁略有不知所措的笑着，却云和绽阳却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再版诗集的事情，两人似乎并未在意他。

那日沉海送绽阳出门，走到人少的地方时，沉海猛然停住，一把扳过绽阳的双肩大声吼着，慕绽阳，求你不要再来祸害我，祸害却云，我请求从此以后你离我们家远远的！

绽阳似乎预料到了这一切似的，依旧得体地轻声掩

流年逝

面而笑。沉海这才看清，她的确是变了，她的眼里多了一丝诡谲与凶狠。她不慌不忙地说，韩先生，你可否考虑好何时离婚？现在你生活无忧，锦衣玉食，甚至再版诗集都有可能，你还留恋那却云什么？你莫不是想要霸占她的家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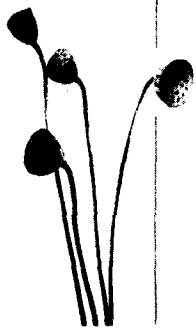
提到往事，那韩沉海的心顿时软了下来，绽阳，绽阳，我已不再把你当孩子，但你可否懂得人间的爱情？

我是小，我是不懂！可我知道我只愿意与你一生一世，愿意为了你而失掉一切！

韩沉海再看绽阳时，她的神情又改变了，只似那天挂着两行清泪一般绝望，摇着头不停后退，再后退。沉海第一次为她流泪了，他说，绽阳，我们不是讲好就此放手了吗？你依旧年轻漂亮，为何偏要和我纠缠？我们再不能祸害彼此了，再不能了啊！

那慕绽阳挣开沉海的手，流着泪，嘴角却依旧挂着几丝隐约的笑，韩沉海，你定会为我后悔的，你此生也走不出我慕绽阳的阴影！

韩沉海只见那尚未成年的小女孩提着裙摆，疯一般地向远处跑去。她的白色长裙子在风中飞舞了起来，两股黑色辫子似毒蛇一般，从背后绕向脖子，勒紧，勒到







死。那女孩的脸上开始出现不规则的蝴蝶斑点，她依旧笑着说，沉海，沉海，我始终等你。

这大概就是韩沉海对女孩时代的慕绽阳的最后印象。他后来见到的那女子依然叫慕绽阳，但她已长大，不再美丽，不再年轻，不再穿白色的长裙快乐地奔跑。

## （二）辞水说：你并未凋谢，依然如花朵一样美丽

辞水第一次见到慕绽阳时，她已三十二岁。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人老色衰，勉强撑着一个空架子，靠一张胭脂涂抹的脸庞妖冶此生的最后几天。那辞水却挺正式地打断了她，不，绽阳，你依然美丽，并且从未凋谢，就如都放的花朵一般清香。

慕绽阳愣了，那小她十岁、刚从大学毕业到报社实习的青年男子辞水，竟在第一次见面时喊她绽阳。她又想到韩沉海对她大吼“慕绽阳，你莫要再来祸害我”时无情的嘴脸，她猛地抽搐了一下，然后开始感到心底积存了多少年的坚硬在这刻慢慢地化开了。

若在五年前，慕绽阳还是当红的歌女，现在也确实如她所说，人老色衰，靠从前的名声勉强过活。辞水是为了工作需要来采访她的，他从一大堆照片中选出了慕

流年逝